

■
郑彦英 著

瓜娃的节气



晒
暖
永
英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书局

THE STRAIT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

海峡少儿出版创意基地

■ 郑彦英 著

瓜娃的节气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书局



海峡少儿出版创意基地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瓜娃的节气 / 郑彦英著. — 福州 : 海峡书局,
2015. 10

(自说自画丛书)

ISBN 978-7-5567-0138-4

I. ①瓜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21298 号

瓜娃的节气

GUAWA DE JIEQI

著 者: 郑彦英

责任编辑: 刘伏宝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书局

地 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出版中心

邮政编码: 350001

印 刷: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960mm 1/20

印 张: 8.4

字 数: 10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67-0138-4

定 价: 2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序

激情彦英

文 | 王守国

郑君彦英，生于关中；弱冠之年，投笔从戎。翱翔蓝天数载，文名胜于武名。转业到中原四十余载，弃武从文，职业数变，身份数换，不变者二：曰文章，曰激情。

郑君文章，中原驰名，海内有声，自不需我饶舌。郑君激情，秦人之风。相识十数载耳闻目睹，稍有体会，略为申说。

秦腔以高亢嘹亮见称。彦英君寓居中原四十载，早把郑州当故乡，但嗓门一亮便尽显秦腔风采，中气十足，声震瓦砾。听闻彦英大会讲话一般不需音响，纵三五百乃至千人，后排犹觉震耳，麦克风常被震得嗡嗡作响，反不及自带胸腔效果。即使三五友朋晤谈，甚至只是二人对坐，彦英也是高声大噪，百米之外，即可听闻。朋友戏言，慎与彦英耳语，耳语即直播也。

豪爽之士必好友好酒，彦英亦然。彦英朋友众多，酒席也多。他好酒但不善酒，三两高度白酒便已微醺，再饮几盏即至“我醉欲眠卿且去”之境，坐着低头便睡，不歪不倒，还能打鼾，也是一绝。此时往往热菜刚上，故曰：彦英客好待，从不吃热菜。

彦英不谙搏战，但勇气过人，来者不拒，任凭对方千般计算，他只兀自从一开始依次到五，倘不分胜负再

重新轮回。如此初级水平，自是胜少负多。但他屡败屡战，并不以胜负为意，即使满盘皆墨，依然声若洪钟，有天风海雨逼人之势，远远闻之还以为他“横扫千家如卷席”呢。技术含量虽差，但他绝对激情投入，开战时往往双目圆睁，直视对方眼睛而非手指，身体前倾，边喊边往前移，一副英雄打擂决战生死之态。若非水平太差，不及两三回合便已败下阵来，真能把对方逼落座下。

数年前冬日第一场雪，一班好友依例雅聚。东风渠畔如意坊，室内火锅汤沸，室外瑞雪飘洒，好友喝到兴酣，个个背诵古人咏雪诗词斗酒助兴。彦英不擅此道，早早退出战阵，拿起毛巾立在窗前，不停擦拭玻璃蒸雾，一副纯真书童模样，众人好不开心。我曾写词记胜，依稀记得上半首是：“忆昔东风渠畔饮，座中多是文英。瑞雪飘洒悄无声。诗酒正酣处，竹炉点点红。”

激情者精力充沛，往往多才多艺，兴趣广泛，好奇心强，尚新求变。彦英本是作家，20世纪80年代即已成名，小说长、中、短兼擅，后客串影、视，也成就斐然，广受好评。及至21世纪，彦英更是八面来风，从容游走。写散文，折桂鲁迅散文奖；作焦墨画，质朴乡野情景栩栩如生，一时洛阳纸贵。更让文弱书生叹服者，彦英很

早触网，粉丝动辄以百万计，以一50后前辈与80、90后网络作家争锋，丝毫不落下风。花甲之年，进军网络客户端，于大河报辟“彦英夜话”专栏，谈古论今，说东道西，辣评世态，热议民生，办得风生水起，引领新媒体潮流。彦英多才，还表现于善捕商机、长于经营一端。退休之后，领衔运营某杂志公司，竟也能点石成金，于一片哀鸿颓势之中逆袭成功，让业界侧目，令同行艳羡，真真“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……西北望，射天狼”之奇男儿也。

郑姓源于郑国。郑国在今新郑。新郑隶属郑州。如此想来，秦人彦英，落户郑州本属回归乡梓。三秦豪情植入厚重中原，珠联璧合，两美相并，比别人多收三五斗，自是情理之中。有诗赞曰：“秦人郑彦英，及长归正宗。豪情两万丈，鲸吸一江空。文场三面手，网络五魁星。花甲更雄健，引吭唱大风！”

2015.10.13

| 序：激情彦英 / 王守国

001 | 有机玻璃筷子

034 | 大青砖

076 | 戈止

122 | 霓虹伞

156 | 代后记：信用卡

爷爷不止一次地给我叙述 1953 年农历五月十六日下午 4 点左右他的眼泪。他走亲戚回来，火热的太阳晒得他的头皮像在油锅里炸了一样，路上的尘土又扑了他一脸一身，他急不可耐地踏进家门；他知道奶奶会立即慌慌地迎上去，先是接住他提的点心匣子，然后再拿起长把儿布掸子，弹去他一身的尘土，再端来一盆水，让他洗脸；当他洗完脸的时候，奶奶早把水烟袋准备好，他就坐在躺椅上，眯着眼舒心地抽个一两袋。但令他意外的是，奶奶没有出现在他眼前，却是我的父亲在院门内的椿树下迎住了他，19 岁的父亲其实还是个大孩子，他是爷爷唯一的儿子，是爷爷在 40 岁上才得的一个娃，自然是爷爷心头的肉疙瘩。他大咧开嘴对爷爷说：“生了，生了！”

爷爷立时张开了嘴，眼里放出光来，急慌慌问：“是个啥娃？”

“是个儿子。”

爷爷的眼泪就是在这个时候淌出来的，眼泪在他满脸的尘土上冲出两道沟，他提着点心匣子走到我父母居住的房子前。

由于母亲的生产，房门和窗户上，都挂上了遮拦眼目的帘子，爷爷站在帘子外面，听着里面的一声一响，当听到我的一声啼哭时，爷爷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情感，呜呜地哭出了声。

奶奶这才从屋里出来，本来是一脸的笑容，见到爷爷哭，她也哭了，哭着从爷爷手里接过点心匣子，哭着给爷爷弹打身上的土，哭着给爷爷倒了水，让爷爷洗脸，然后让爷爷抽水烟。

爷爷拿起水烟袋，却没有抽，奶奶给爷爷吹着了纸煤头，他还是不抽，他哽咽着对奶奶说：“咱，有长孙了。”

奶奶吸了一下鼻子：“嗯。有长孙了，还会有一群孙子。”

这时候我的父亲很自豪，他是爷爷奶奶惯着长大的，从小不让他干家里的活，所以他的眼里就没有活。按说爷爷长途跋涉进家后，他见面的第一个动作应是接过爷爷的点心匣子，但他没有接，也想不起给爷爷弹打身上的土，更不会给他打洗脸水。这时候我在母亲怀里哭，我父亲听着我的哭声，看着爷爷奶奶幸福的泪水，说：“我把娃抱出来，你看看。”

爷爷立马从凳子前站起来：“千万不敢！千万！娃刚刚生下来，不能迎住风。”

奶奶也添油加醋：“连这大日头都不敢见呢！刚生下的娃么，身上一动一个坑坑。”

19岁的父亲摸摸头，想了想，又说：“那你，给娃起个名字吧。”

爷爷一愣：“这倒是个正事。”他把水烟袋在手里颠来倒去，说：“这一两个月，我都在想着这事。我想了两个乳名字，一个是给小子娃的，一个是给女子娃的。咱得的是个小子，就用小子名，瓜娃。”说完看着父亲，征询父亲的意见。

爷爷送父亲上了学堂，小学毕业后，父亲写得一手好字，又打得一手好算盘。从此，爷爷就自豪地认为，父亲的见解是读书人的见解，必然高出乡里人一大截子。

郑彦英

1-1

25×17cm

纸本水墨设色



兮之的大
水笔



“瓜娃？！”奶奶睁大眼看着爷爷，又慌慌地看着我的父亲，她有点担心。因为我家当时人丁弱，我父亲那辈，只是个单传，到我这一辈，必须兴旺，而兴旺的第一要素，就是让我先旺盛地活下来。在乡里，人们往往取最贱的名字给初生娃做乳名，以便成活，最盛行的名字是：孬蛋、狗剩、粪叉、担笼、尿盆等。我村东头那家的孩子，干脆以猪为名，弟兄三个，响亮地以大猪、二猪、三猪为名，所以活得硬邦邦的。

没想到我父亲立时赞扬。“好，瓜娃，好！”父亲兴奋地说，“这个瓜，一是大智若愚，听上去瓜瓜的，其实是能干成大事的名字，古人说的讷于言，就是这意思。二是乖，在咱陕西话里，瓜得很，就是乖和可爱！好，这乳名，好得很！”

父亲的肯定，给我爷爷幸福的心气里又增加了甜蜜的味道，爷爷把水烟袋端直，“扑”的一声吹着煤头，咕嘟咕嘟地抽起水烟来。

从这一天开始，爷爷坐在我家的门廊里，等待和接受着乡邻们的祝贺，人们必然要问新生儿的名字，爷爷便响亮地告诉乡邻：

“瓜娃！叫个瓜娃！”

“谁起的名字？他爸么？”

“不，我起的。”

“你能做了读书人的主？”

“嘿嘿。”爷爷在这时候总是笑，然后笑着说，“我娃不但

完全同意，赞扬的话，还说了一马车！”

我满月以后，能见风了，爷爷一回到家，就抱着我，到村子里转，到田野里转，不管我懂不懂，只管给我讲着我们秦川道上的人和事，我们家乡的风土人情。到了冬天，爷爷穿着他的羊皮大氅，一大早就起来，立在我家院子里，等着我醒来。我一醒，母亲就把我抱出屋子，递给爷爷，爷爷立即将我裹进大氅，走出院子，走向田野，边走边向我叙说着田野里的一草一木，还有田野里的鸡鸭鱼虫。所以，等到我会说话的时候，我已经知道了许多事情，而我的老师，是我的爷爷。

我会走路的时候，爷爷还总是不让我走，而是将我架在他的脖子上，到处走着看着。这时候所说的，就有许多大人的事，就有生命和自然，有天灾人祸。

他说得最多的，是民国十八年。那一年陕西大饥，饿殍遍野，爷爷和我们村油坊家老三一同出发，拿着自己家里的织品和绣品，到终南山深山区，换得五斗救命的玉米，往山外背。那时是数九寒天，必经的一段无路的山坡上，是光滑的冰溜子，必须一脚一脚稳稳地走过去，而且不能停顿，否则就会滑下万丈深渊。爷爷在前面走着，油坊家老三在后面跟着，爷爷只听一声惨叫，油坊家老三掉下了深渊，爷爷浑身一麻，但连头也没敢回一下，依然一步一步稳稳地走过了滑冰覆盖的山坡。爷爷给我说到这一段故事时每每唏嘘不已，最后总是说：“我不是个硬心人啦，我也想



郑彦英

1-2

25×17cm

纸本水墨设色

伸手救他呀，但是我连停都不敢停下来，我只要一停，我也就没有命了，我没命倒不要紧，你奶奶、你爸爸、你姑姑眼睁睁地在家里等着我背的粮食活命呢，我不回去，他们也得饿死！”说到这里，他总是摸着我的头，“那就没有你了……”

爷爷是个大个子，并且有一双大手和一双大脚，声音也很高很洪亮，说起话来，带着很强的共鸣音。这么一个强壮的男子汉，最怕的是春天，每每一过惊蛰，爷爷就开始骂虫子，说虫子咋不死在洞里，咋不被冰雪冻死，一醒来就祸害他的腿。

现在我知道，我爷爷的双腿患了静脉曲张，当然，他并不知道这个学术名字，他依着我们家乡人的叫法，把这病叫“连疮腿”。他说这是年轻时候落下的病，那时候村里要弄一个碾盘子，我们的大平原上根本见不到一块石头，必须到秦川北边的子午岭去用粮食换，爷爷就和我们村另外两个小伙子拉了一板车粮食，在严寒的冬天去了子午岭。

路途漫长，风餐露宿自不必说，路上必须经过一条叫作毛毛河的小河，去的时候小河的冰很厚，他们就从冰上面过去了，回来的时候，已经过去半个月，天开始暖和，冰薄了，而且，他们的车上，不再是去时拉的粮食，而是石头碾盘，重量大了许多。他们的车一上冰，冰就裂缝，这时候立即就挨着河岸，拽回来，还来得及，但是爷爷他们没有经验，高叫着：“跑过去！”三个小伙子英勇地冲向河面，河也就不到两丈宽，他们一冲，就到了

河中间，但是冰已经不能承受这么大的重量，“哗啦”一声塌了，他们三个人，还有板车碾盘，全部落进水里。

我们家乡周围是没有小河的，他们哪儿经受过这样的场面呀！爷爷和另外两个小伙子掉进冰河的时候，一下子全懵了，出于本能，他们扑腾挣扎，好在水才刚刚没了膝盖，他们站直后，才不恐慌了，但是刺骨的水，一下子将他们冻得嗦嗦发抖。近处村庄的人们赶来了，大喊着让他们快上来，但他们没有一个人上去，在他们的眼里，这个叫作碾盘子的大石头，牵扯到一个村庄的期望，牵扯到各家各户的日子。他们以为这些人是想让他们上来，暖和以后再来河里捞，来回一百多里路，他们不愿意，所以就硬着往上拱石头碾盘子。渐渐地，他们不再觉得冷了，等到附近村里人拉来牛，让牛拉碾盘子的时候，他们走上河岸，腿已经麻木了，虽然他们依着附近村里人的指导，用力搓着冻腿，直到搓红，但是，病还是落下了，那两个小伙子在十年以内分别离开了人世，爷爷活了下来，却得了连疮腿。每到春天，先是觉得有虫子拱咬，接着开始溃烂，太阳最大的时候，他把双腿放到太阳地里晒，然后用滚烫的盐水擦洗伤口。

所以，在我的眼里，我爷爷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。

我的初小是在我们村上的，高小却跑到离我村五里外的天阁村去上，一周回来两回，背馍去学校。我每每回到家里，第一个呼唤的，必然是我的爷爷。

郑彦英

1-3

25×17cm

纸本水墨设色



在学校里，我听说了一种治连疮腿的土方，就是将线麻根烧成灰，用棉花籽油一调，涂抹伤口。星期天回家，我找来麻根，烧成灰，又把棉花籽油烧热，两相一调，涂到爷爷的伤腿上。

爷爷眯着眼，很幸福的样子，让我抹。抹完后，我问爷爷：“咋样？”

爷爷温和地说：“好得很。”

我知道刚刚抹上不会有效果，爷爷说这话是宽我的心。

第二天早晨五点，我起床了，背上馍要走的时候，爷爷立出院门口，提起裤腿，对我说：“你看看，好多了，淌水的地方，已经收住了。”

我低头一看，果然有效，就对爷爷说：“我周三回来，再给你抹。人家说这药能顶十天，第十天还要再抹。”

为爷爷抹腿，是我最为开心的事。爷爷常常在亲属面前赞叹：“瓜娃是我的好孙子，我没有白疼我的瓜娃。”

六年级夏天放暑假的时候，我家自留地的玉米一人高了。天热而干，玉米叶子开始卷起来，再干旱几天，玉米叶子就会干了，一干就颗粒无收，而家里人的口粮，全部指望着自留地的玉米呢！

爷爷带着我和三个弟弟，跑到村北面的水渠边，等着上面放水。很快，全村的人都来了，一直等了两天两夜。

到了第三天晚上，全村的人都以为没有丝毫希望了，便有人回家，很快地，一个个都回家了。